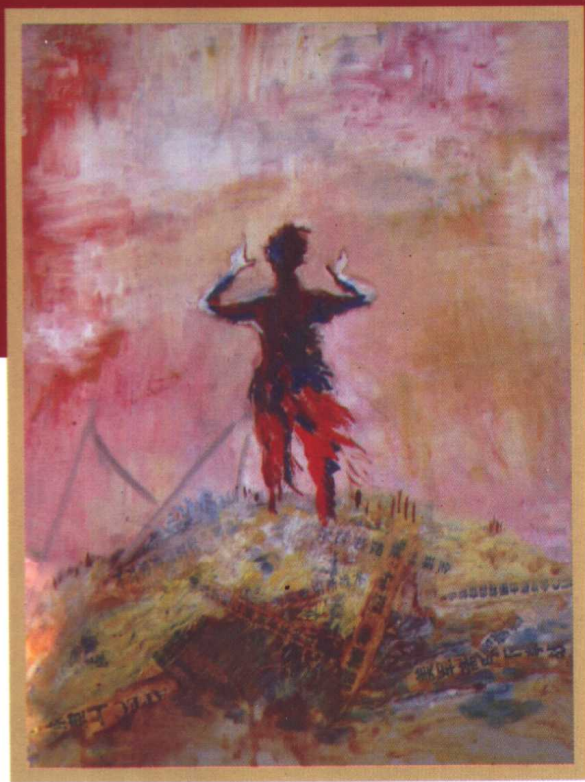


# 誰是勝者

张承志



张承志新作系列

现代出版社

修正文库





修正文库

张承志新作系列

誰是勝利者

张承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是胜者/张承志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3. 1

(修正文库·张承志新作系列)

ISBN 7-80028-954-0

I. 谁…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197 号

---

**责任编辑:** 张俊国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安外安华里 504 号 (100011)

**电 话:** (010) 64257481

**印 刷:** 固安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9.75

**书 号:** ISBN 7-80028-954-0/I·257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言

总算有了一本全新的集子，编完这本小书我松了一口气。也许可以在此对我的读者补做一次道歉，因为虽然我盼自己的粗末文字能每本都是新书，但是一直没能做到。

不光是以前，一直到最近的《一册山河》仍有几篇旧作。种种的原委不值得再说了，让读者买内容重复的书，总是不好的。

这一本辑入了 2001 年至 2002 年的 29 篇长短散文，至今已是我的排队中的第八本集子。它没有什么转型变向，依然是一些在大西北农村徘徊的感受，一些求知自学的捉摸，一些迎面大是大非的发言。

两年时光只写了这么一点东西，有时我也为自己的“寡言”惊奇。这样子实在不像个以写作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可是我又觉得已经写得太多了，居然那么多地利用了空间，甚至从文学又游击到学术。

我不再幻想童言无忌的过去，也没有等着倾诉一空的未来。在这里，若必须对自己的读者交代一句，我只能说：我会尽力而为。

张承志

2002年9月25日，北京

# 目次

## 序言

幻视的橄榄树·····	(1)
近处的卡尔曼·····	(22)
泉州女·····	(39)
石头的胜利·····	(45)
匈奴的谶歌·····	(76)
东埔无人踪·····	(108)
鲁迅路口·····	(117)
自由的街巷·····	(131)
斯诺的预旺堡·····	(139)
谁曾经宣言·····	(150)
随他去幻想·····	(158)
盐官会·····	(165)

尺幅为伴·····	(169)
桃花面片·····	(173)
吊瓶子·····	(177)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记·····	(181)
呜咽的马头·····	(184)
给我视野·····	(191)
卢浮宫外·····	(197)
早期意味·····	(202)
序跋题墨·····	(207)
2002年3月25日的小报·····	(222)
找到的眼神使你战栗·····	(227)
投石的诉说·····	(235)
谁是胜者·····	(245)
寺里的学术·····	(254)
文明的入门·····	(277)
公社的青史·····	(291)
三种知识·····	(303)

# 幻视的橄榄树

## 1

也不知怎么回事，就迷上了橄榄树。

最开始在摩洛哥时，我没有太留意它，现在忆起不能不说是憾事。若说它特别漂亮是夸张的；它其实只是一种低低蹲踞在黄褐山坡上的、灰绿色的大树。它覆盖的山坡田野，也并非如同南方那样一派碧绿的植被。

橄榄树种植的地方大都是炎热的半荒漠。栽了橄榄后、橄榄树长大并长了几十年后，也不过使大地呈现为一幅黄绿间隔的棋盘——这青绿树盖与红褐裸土斑驳的格子，无际无涯地随地势漫铺起伏，直至视野尽头，直至天地之交的远方。

“wo al-Tin-l……wo al-Zaytun-i……”

遥远处传来的唤声，如一缕若隐若现的天籁，不易察觉地飘忽而来。我使劲凝神倾听，它已经远去了。那是什么？



接着在法国就感到了它的地位。艾合维的蔬菜沙拉那么好吃，他把两米高的巨大身躯靠着门框，自信地望着我的狼吞虎咽。我不愿以后就吃不着，于是掏出笔记本，一句句仔细地问，开始记录这沙拉的做法。正写着，他问道：“在中国有橄榄油吗？”

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后，橄榄树更成了大自然的主角。人们经常谈论这种奇妙树木与农民的关系，与干旱土地的关系。听着他们的话我常想，没准它是地中海的第一植物，否则怎么如此被各种各样的人喜爱。

当我发现，西班牙农民大多是依靠它为生的橄榄农，他们的家乡是以酷热干旱著名的安达卢西亚时——我突然神不守舍。和人交谈着或者就在做客的餐桌上，视野中，突然在一瞬间哗哗地涌进了熟悉的重重山影。

我费力地辨认着，是西埃拉·内瓦达山么，怎么看不见上头的雪。那片血红的碱土断崖，怎么像是黑窑洞的后山。确实不知怎么回事，最近经常出现晕眩，甚至发生幻视。倒不觉得该去医院，幻视带来一种美妙陶醉。人可以趁生病，悄悄享受一番。

视野中，七月夏天的山一派黄绿间隔。我使劲揉揉眼睛，还是辨不出青青的是些什么。庄稼嘛还是树？心里正嘀咕，却看见一伙农民——我不由得乐了：那是我的亲房，西海固的兄弟。此刻，这一伙常常惹得官僚以及官僚智识阶级不高兴的、不熟王法的粗砬砬的农民，正挑着沉甸甸的油橄榄篓子，在公家的收购站门口排队。

在颜色暗绿青白的、叶子厚硬对生的密密梢头上，成熟的油橄榄成串成挂，果实累累。低低蹲踞着扎根在黄土中的大树，排开稀疏的间距。一棵，一棵，不尽的粗壮大树朝着山顶排排耸立而去，一直化成浓暗的绿云，遮住了同治十年他们坚守过的那座



山岭。一个单薄的影子在那高处寻觅，近看时，原来是伊斯儿妈，她舍不得风吹落在山顶上的橄榄，正提着个布袋拾呢。

我意识到自己的幻觉。餐桌对面坐着一位阿尔·布哈拉的农民，他正等着我的回答。怎能对他讲解清楚如此的梦境呢？我做出考虑一下的样子，悄悄让自己静下心来。我把玩着盛着Alpujarras（阿尔布哈拉）牌橄榄油的、精致的玻璃瓶，它简直如黄琥珀般透明。

沉吟了一会儿，我保守地说：“大概，这种树不能在中国生长？”

但是大胡子的橄榄农不容辩论地断言：“不，它能在任何土壤里生长。”他像是猜到了我的心事，特别补充说：

“它特别耐盐碱，不怕碱大的土地。”

我又看见白崖子女婿和他姨父，正守着两个大缸卖橄榄油。公家的收购站依旧凶神恶煞，像当年不收胡麻一样，拒收农民的新产品。见你的鬼，我愤怒了。那是昂贵的橄榄油啊！难道……它抗住了白崖红沟的盐碱，成活了，结果了，榨出了巴黎吃的橄榄油？

我不信。什么叫白崖子？就是土质恶劣，土地泛碱，一面山崖都是白碱土的地方。大西北的地名学很简单，整个就是一个系统的描写。我急忙近前：好家伙，牌子正是“Alpujarras”。看见我，白崖子女婿他姨父不好意思地笑开了：“他巴巴，你看看：曹们（注：这是一个有趣的西海固语汇。老师在语文课上常讲：曹们的曹，就是我们的我）再不种洋芋啦，这油的名字，叫一个橄榄油。失笑得很！”我追问：“啥一个油？你嘴里念下的听不真，啥？干乱油？”女婿是高中生，一边憨憨笑着补充道：“皮儿核儿都榨得油。还说是降胆固醇。出口走西班牙呢！”

猛地从遐思里醒来，留意到自己嘴角的微笑。此刻可不正坐在西班牙。我一怔，发现对面的农民们也微笑着，静静地坐在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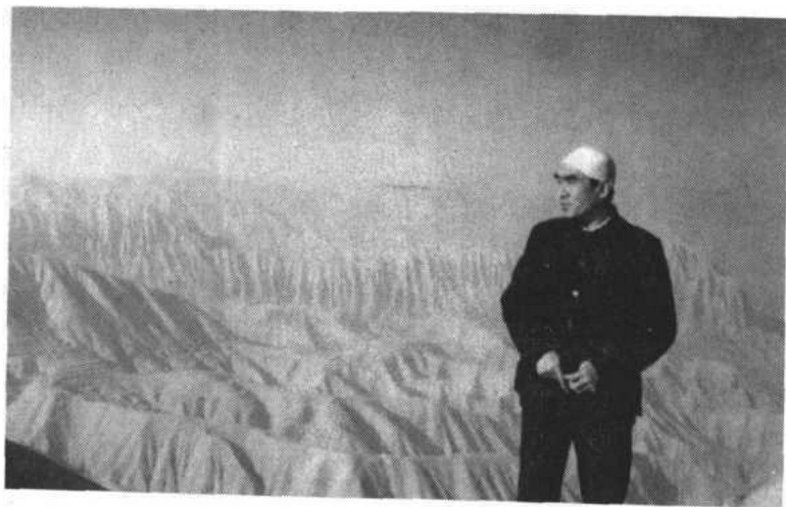
“Hola。”一个老汉咳了一声，他已经注视了我许久。

“中国有橄榄吗？”他问。

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体验，我为弄不清植物的名称来历而发愁。关于橄榄，我只能说，反正中文里有这个词儿。当我苦于不知答案的时候，我虽然还不知道北京的超市里有没有进口橄榄油，但已经知道中国人含在嘴里慢慢吮咂的、那种青涩的、大都腌制成蜜饯的尖头果子，并不是我们谈论的橄榄。

习考古和伊斯兰知识的时候，我曾两次接触过这个暧昧题目。最开始是古泉州发现了巨大的古代沉船，一门新兴学科——水下考古应运而生。那一阵我们学考古的翻阅的本本里，常有一个地名

#### 我的黄土高原





“刺桐”和泉州并用。心里也模糊有了这么一点印象：刺桐城，刺桐港，它是古中国的水门，是世界的大港。

后来读了张星琅编的中西史料，模糊记得刺桐这个词，像是一个舶来的词汇，心里概念闪烁不清。有一年翻过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印象里，刺桐城是阿拉伯人给泉州的雅号。阿拉伯语 zaytun 即英语的 olive：橄榄。

从那以后，我的心中便出现一个随意的印象：刺桐城泉州，应该是遍栽橄榄树的一座古代港口。

——所以我顺口回答说：

“虽然不多，但中国，大概有橄榄。而且，南方海边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名字就叫橄榄城。”

可别说反了，心里想。

这么想着，为了保险，查了一下书。

## 2

但是恰恰把事情说反了！

《伊本·巴图泰游记》记载了这个拗口的典故。多少年来不求甚解，我一直保留着一个错误的印象。

我的错误实在不可饶恕。因为《伊本·巴图泰游记》是一本与我关系密切的书——它的中译本，是我家的世交、马金鹏伯伯费半生心血翻译的。书稿转辗曾经翁独健先生之手，那时我正读研究生，记得翁先生指着译稿特别对我讲过，名著翻译必须与其他译本对校，特别要经过与欧洲译本的对校。书的责任编辑是杨怀中先生，也是多年对我呵护的、如同兄长的先辈。我该把它读得仔细才对。

伊本·巴图泰是 14 世纪的世界第一大旅行家。他的旅行记有趣而重要。书告罄后二十年不得重印，最近承蒙摩洛哥国王（伊本·巴图泰是摩洛哥小城丹吉尔人氏）问及，出版社才赶印了第二版。我抄几句：

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这座城里甚至全中国和印度，都没有刺桐（油橄榄），但却以刺桐为名。这是一座巨大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刺桐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或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港内停有大船百艘，小船无数……

伊本·巴图泰告诉中国人，泉州乃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同时，他也把泉州的美名传遍了世界。但这个他写下的泉州名字，叫做 zaytun。巧的是，zaytun 和刺桐，两个名字读来几乎同音。于是，闽音和阿语、刺桐和橄榄、中国淡漠的海角小城和西方传说的天下大港之间的一连串的有趣误会，就丝丝入扣地重合着展开了。

在整个中世纪，世界不知泉州，却在念叨着一个神秘的 zaytun 城。中国人把这个音还原时，参考留从效植树故事（他是五代时的泉州长官，曾经板筑泉州城，并且环绕泉州遍植刺桐树），渐渐把一个“刺桐城”的名字也叫得响亮。这座城的名气，今日已很难理解。但在宋元几朝，只有大都、广州等两三座城市能与它并列。

误读很快就消失了。经过桑原鹭藏、马坚等学者的辨析，人们知道了大名鼎鼎的刺桐城，就是泉州。也知道了 zaytun 并不是刺桐。

英文名 olive 的油橄榄树，在阿拉伯语里被称为 zaytun。但在《圣经》被汉译的近代，这种植物和果实随着基督的教示，被译成了“橄榄”。而在另一条途径上，阿拉伯旅行家听见泉州人嘴中满口“刺桐”，他们四顾港口内外觉得奇怪：这座没有 zaytun 却又被叫做 zaytun 的城市！如此想着，旅行家便在吟哦之间，即兴地把它名之为 zaytun 城。

这样，加上基督教经典之习惯汉译，zaytun 城就成了橄榄城。当然，若一定咬文嚼字，它也可以译成“油橄榄城”。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

中国也自有一种橄榄，两头尖尖，味道甜涩，但不是油料作物。不仅刺桐树已经和橄榄树纠缠了一回，在地中海各文化和各宗教圣经中大名鼎鼎的油橄榄和中国南方人吃的青涩橄榄，也在混淆与争夺。在无言中，它和 olive 以及 zaytun 争夺着一个美好的汉语名称——究竟让谁做“橄榄”呢？

传承和翻译中的这个小误会，不知为什么让我喜欢。一切的理解和印象，都因为巧合的读音。刺桐在闽南话里的读音，和油橄榄在阿拉伯语中的发音，实在是太像了：zaytun。于是，闽语阿语叠音，地名树名转义，它们引导着多少人，转了一个误解、梳理、恍然、失笑、回味的圈子。

圈子好大呀。

比如这一句，今天看来这么译是不妥了：

没有刺桐，但却以刺桐为名。

因为伊本·巴图泰的本意是要说：

没有油橄榄，但却以油橄榄为名。

虽然最准确的办法，是避开刺桐或油橄榄两个汉语词，但那样的译文读着不会舒服：

没有 zaytun，但却以 zaytun 为名。

绕出了第一个圈子。可以休息一下脑子了，我疲乏地从逻辑的圈子里退出来，闭上眼睛。视野里，次第掠过了刺桐、油橄榄、涩橄榄的影子。急急闪过眼前的，是安达卢西亚起伏的山野，满山遍野的橄榄拉开株距，黄白的沙，黑绿的树。

那片旱渴苦焦的大山上，黄绿间隔地长满的是什么？

我似乎睡熟了。

不同的植物，相同的读音。于是导致了小小误解。但是它们使人喜欢得心疼，瞧它们的使命完成得多有趣。过去它们诱导了不确的传说，现在它们继续着译文的难题。

今天当然可以对号入座了，泉州本来就是刺桐城。但是，使它扬名天下的，是油橄榄而并非刺桐。区别了树，区别了果，最后还是面对着选择——把橄榄改译成“油橄榄”么？即便那样，能改变人们头脑中对《圣经》最著名的洪水故事、对鸽子、对和平的橄榄枝的一切印象么？

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衔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旧约·创世纪》）



总之这个例子藏着不可思议的美感。愈发说也说不清了，橄榄，它究竟是什么呢？——我喜欢脑子里这暧昧的感觉。

若允许我来裁决——

中文的橄榄一词，以后专用于 olive 以及 zaytun。当然，依据是非法律的。第一为着它能榨油，它能使西海固变得富裕。第二，橄榄这个词已经无法替代。你想，当灾难结束的时候，飞来的鸽子嘴里衔着橄榄枝。它的形象，人对它的想像，已经是永恒的。

至于那种青涩的、两头尖的、吮吸久了回味微甜的果子，姑且叫它青橄榄或者青果。我们山东老家，就叫它青果。

我不是贬低青橄榄的味道。其实好吃不好吃，也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若是二十年前我会这般地情系橄榄吗？我们那会儿只读过人民日报；橄榄枝，这圣洁的象征，被粗俗的宣传部长们肆意亵渎——在政治漫画里，橄榄枝，是帝国主义妖魔手中与炸弹并列的道具。

就这样，我体会了趣谈。一个调皮的精灵，它有着变幻的力量。它把两个巨大的地理和文化的概念扯在了一起，把隔膜的两类知识搭上了桥，自己却咯咯笑着逃去了，如那只咕咕叫着的神妙鸽子。

### 3

绕出了橄榄的圈子，还有第二个圈子——悄悄地在一边不语的，是刺桐。

能与那宗教文化名树混淆一番，估计刺桐也绝非等闲之树。我直感到，这不会仅仅是一个读音巧合导致的误会；我猜出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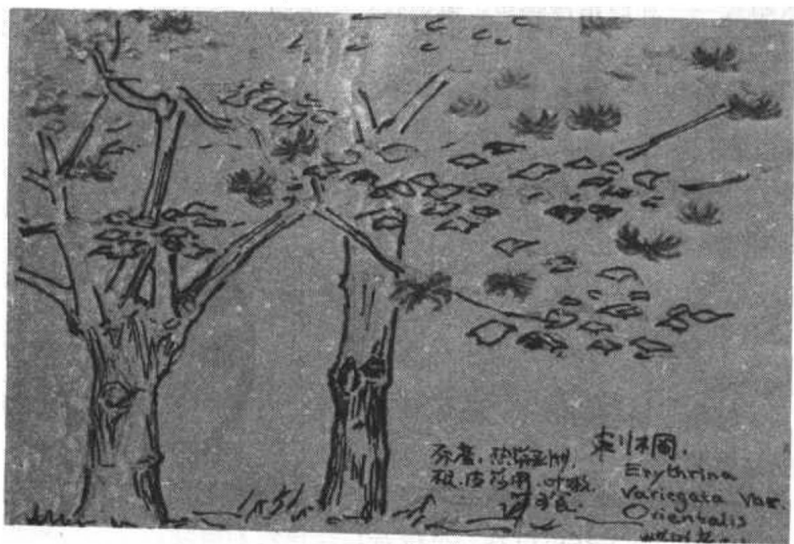
的刺桐肯定也是一种奇树。这么盘算着，我等着走一趟泉州的日子。

这个念头，去一次南国的泉州，去瞻仰大名鼎鼎的圣友寺，并且亲身去确认橄榄树和刺桐两种树木的念头，在后来被成全了。

泉州城不仅失尽了昔日的繁荣，连脍炙人口的刺桐，也衰落凋零了。那种在古代怒放的嫩绿鲜红，那种绕城三匝密密高矗的刺桐树，那种刺桐花开满城红霞的景象，早已不可再求了。

果然又是一种奇树。

它美丽得简直使人不忍离去。据书上说，当年留从效夯土板筑泉州城时，围城栽满了这种树。书载它在夏季开花，叶青花红，娇艳美好。关于它有两首诗文遗墨，是两代官员各自以它比喻民生，显示比斗自己对于爱民以及爱花的见识的。读着想，看来刺



刺桐速写